

粵海舊聞錄

(十二)

祝秀俠

廖仲愷遇刺前夕

民二十三年國民黨容共期間，廖仲愷與鮑羅庭多所聯絡，人咸懷疑廖氏傾向共黨，惟胡展堂先生深信仲愷為人，從不置疑。一日，廖謂胡曰：「展堂，你相信我不是共產黨嗎？外間許多人都以我為共黨份子，汝意云何？」胡曰：「你從事聯俄之工作，乃總理所命，亦黨之決策，派你

執行之，並非汝私意而為，外間雖有誤會，我則絕對相信你非共產黨，也不會為共產黨所收買。」

廖曰：「得君一言，我心已安。」此事為展堂先生女公子現任國民大會代表胡木蘭女士所親口語筆者，胡女士說：在廖氏被刺之前一星期，廖氏到胡宅作深談，木蘭代表親耳所聞。并言廖被刺前夕，亦曾造訪胡宅，展堂先生因事未歸，坐候至晚九時始去，廖對胡夫人說：「鮑羅庭等俄人今夜有一宴會，展堂想必在彼處。今時候太晚，我不能再等，請轉告展堂，明日我再來，務必相候，因有要事相告也。」次日，廖案即發，仲愷所欲告展堂之要事為何，遂永不為人所悉。木蘭代表推測，或廖已洞悉鮑羅庭及共產黨人陰謀，欲舉以告其父者，不幸越夕即遭刺身殞，其後共黨且利用廖案，造作流言中傷展堂先生矣。

何彤輯「因果報應錄」

何彤葵明，為吾粵軍界耆宿，畢業於保定一期，歷任軍政要職，民國六十二年以壽逾八十在台辭世，葵公生平行誼，道德風範

為人敬重，梁寒操謂其真能於賢關聖域篤實踐履者。生前纂輯「因果報應錄」一稿，遺囑身後即付剞劂，廣送世人，書中臚列古今中外有關因果報應之事，無慮數百則，旨在勸人為善，洵所謂具菩薩心腸者矣。其述瓊州邱濬（瓊山）祖父積德事云：

瓊山縣邱普，家富而好善，遇春耕，貧農無穀種者，任來乞借至禾熟，收回穀本，不計利也。子名傳，早死，遺下一孫，即瓊山先生，初相命者謂其絕後，更為善不已，瓊山幼聰穎，讀書一目十行，與宦家子同館，一日，雨濕書席，宦之子適歸家，先生將几席移換宦子處，宦子回，喧噪不已，業師問故，曰：汝無爭，能善對者，吾助其是。遂出句云「細雨肩頭濕」，先生對曰：「青雲足下生」。師贊賞之。宦之子歸哭訴諸父，宦怒曰：彼何敢然，即命之來！高喝曰：「誰謂犬能欺得虎。」先生對曰：「焉知魚不化為龍」。

宦大驚，即以禮謝先生。由是文望日起。後中正統甲子科解元，登進士，入翰林，位至尚書，道德著述，為一代大儒。



革命元勳廖仲愷遺照

鑑藏家吳榮光

嘉慶道光年間，粵人吳榮光以鑑藏家鳴海內，鑑藏家未必能工書畫，而吳氏精書繪，榮光字殿恆，號荷屋。南海縣人，家素封，嘉慶四年中進士，道光十一年，任湖南巡撫，前後六年，任內不惜斥巨資蒐集書畫，其所藏金石字畫，多精品，王穀祥「千字文」歐陽洵「化度寺舊禪師塔銘」，皆宋拓精本，後境因散去，歸成親王。榮光盛時，築一「筠清館」貯藏書畫，曾將所收宋代舊拓真蹟，摹勒上石，輯成筠清館法帖六冊。為廣東鑑藏家所刻各種法帖之冠。又著錄註所藏書畫曰「辛丑銷夏記」，考證精博，在鑑藏家著述中亦具至高價值。

「飲冰室」集外詩稿

梁啟超前半生奔走政治，於學術無所闡揚，僅時論散文，發揮政見，其風格風靡一時，亦能影響後學。歐戰以後，遠遊歸國，始摒絕政緣，專心學問，在清華講學期間，授業著述，成中國文史哲學鉅著多種，其精深超卓，洵足稱一代大師。論者謂啟超以其學力天資，倘一生從事學問，或天假以年，不致早死，其學術成就，必大有貢獻，非同時餘子可望肩背。

飲冰室文集為任公詩文總集，惟其中詩篇有收集不全者，特別是戊戌政變後亡命日本時所作，大部份未收編在內。（民十五年乙丑飲冰室文集會重編）近見及「梁任公詩稿手蹟」一冊，係影印本，為任公一八九八年期間在日本時詩作，

親自鈔寫，上有眉批，為其師康南海所寫，每篇均有評語，共有詩五十一首，多為飲冰室失收之作。其中是史詩，是實錄，亦是戊戌政變前後思潮之珍貴文獻資料。如「南海先生倦遊歐美載渡日本同居須磨浦之雙瀟閣述舊敬呈一百韵」「奉懷南海先生星加坡兼敦促東渡」均為力作。後者四首之一云：「近聞作計又圖南。渺渺懷思孰可堪。自是鯤鵬辭斥鷃。不關螻蟻制鱣鱣。一多霜雪蕭蕭鬢，滿地煙塵肅肅驂。遙想卜居問詹尹。揭來詩句徧江潭。」康批云「文生於情，沉雄之至。」

又任公與台灣林獻堂稔熟，冊中有贈「台灣逸民林獻堂兼簡其從子幼春」一首，此詩亦見收飲冰室文集，惟字句頗有不同，此冊係任公真蹟影印，想係初稿。

任公嘗言：其文勝於南海，但詩與書法均不逮。以南海於詩能變化，於書法卓然成一家，然任公之詩豪宕麗逸，固多可誦，其書法亦娟逸之至，名家固多才藝也。

國父與澳門鏡湖醫院

國父於民前二十年在香港雅麗士醫院畢業後，初擬在港行醫，後以港地醫局較多，不如澳門西醫缺乏，乃在澳門康公廟，設中西醫藥局，懸壺濟世。澳門原屬我香山縣濱海之一小村，明正德年間，葡商船來此汲取淡水，久而葡人漸多，居然開港設卡，向我國要求租借該地，每年納租銀二萬兩，萬曆時，減至五百兩，我視為化外之區，一任葡人治理，未予過問，至清光緒年間葡

人要求割讓，清廷竟與訂立條約承認葡人在澳門之管理權。葡人遂以澳門為殖民地，擴張烟賭事業，以謀稅利。國父當年在澳設醫局時，當地民智閉塞對西醫初不信任，後以國父醫術高明診治病人奏手即癒，漸為人士信仰。時有公立醫院名鏡湖醫院，為全澳商紳所設立，惟向用中醫中藥施治貧病，國父以邑人吳紳之力，薦請該院任為西醫，義務治病，不收診費。遂與醫院董事會商紳人士感情日洽，其中盧九、蕭瀛洲、陳席儒等尤對國父推重，但盧等均為烟賭巨商，頭腦陳腐未可與談政治，居澳半載，以無政治活動餘地，決定易地廣州。又在澳醫務漸盛，招葡醫之忌，提出禁止外籍醫生在澳執業之議，乃結束中西醫局，在廣州沙基設東西藥局焉。

陳公博逃亡日本經過

汪精衛於民國二十七年冬叛國離渝，發表勳電以後，中央政府即知其勢必投敵，果也二十八年組織偽政府於南京，甘為敵人傀儡，汪手下一員大將陳公博，原不贊同汪之叛國主張，然以私誼關係，不能斷然取捨，終於溺私昧公，到寧參加汪記偽組織的還都醜劇。據說，陳在赴寧飛機內，大醉痛哭，及任南京偽立法院院長後，仍意志消沉，內心顯然痛苦。其後任偽行政院長，一度代理主席，我抗戰勝利後，陳公博逃至日本，卒引渡回國就刑，死前曾寫下遺言三四萬言，語多懺痛亦自知難逃一死。公博為人文采風流，人謂其好色懷薄，然就刑之日，態度從容，一彈畢命。亦不失為一小丈夫。近日本某一史學社刊出一

長篇紀載，其中述及汪偽政權及陳公博於日本投降後，亡命日本經過。所述頗有爲吾人所不甚知者，稍摘譯如下：

當日本投降之消息傳達後，南京偽組織各人即大起恐慌，有圖向重慶通款以圖赦免者，有惶恐無計向上海逃亡者，深居南京頤和路之陳公博則一時沉默，未採取行動。日本駐南京大使谷正之曾赴陳公館說明日本政府對於亡命擬設法相助，陳的答復是：我決儘可能留在南京，以俟重慶政府自來南京接收，我自己清清楚楚移交，所以並未考慮前往日本。

不意日本投降之翌日，南京發生一件「周鎬叛亂事件」，秩序混亂，而汪偽組織內向分兩大派，一爲公館派，大體由陳公博領導，另一派爲周佛海派，亦握有實力人物。其時周佛海揚言已取得與滄方聯絡，自認本身將來可無問題，公館派即惶恐將來有被判爲漢奸可能。因此最後之偽行政院頻繁開會時間，衆議紛紛，各懷鬼胎，去留問題，難以一致。迨至日本宣佈投降三週後八月二十四日上午，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少將由芷江回到南京向陳報告芷江會談經過，陳即說：「我今決意赴日，但這非潛逃或亡命，只因我在南京，對何應欽總司令進駐南京接收日本軍隊，有不方便及礙眼之處，故以避開爲好，重慶政府遲早必命令我回來，到時我馬上回來，此事務請給我設法。」今井接受了陳公博的要求，吩咐另一中尉小川哲雄帶領陳氏於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三時乘機飛日，陳公博一行共七人，陳妻李勵莊，偽行政院秘書長周隆庠，

偽實業部長陳君慧，偽宣傳部長林柏生。何炳賢、莫國康（陳之女秘書），飛機在南京城盤旋一圈後向東飛去。同日上午九時，國民政府的先遣部隊就到了南京。

陳公博等一行上午十時到達米子機場，米子市長齊籐設法爲之安置一住處，爲市內一所專供海軍將校集會用的水交社。後又遷移到另一處地方望湖樓溫泉旅館。日本外務省知道陳氏已來日本，不得不予以照料，便指定京都地點爲藏身之所，假名爲東山商店一行，使用化名，陳公博化名爲東山公一，陳妻東山文子等。住處是一所柴田別墅。據紀載，陳住在柴田別墅一些日子中，曾有一次企圖以手槍自殺，未遂。直至國民政府軍隊收復南京後，搜查陳公博的去處，知已逃日本，即根究日本大使館查明，隨於九月九日由中國受降之何應欽總司令以正式備忘錄命令引渡陳公博等歸國。一夕，日本外務省派了一位大野勝已去見陳氏，並將中國政府的電報告訴他。陳聆悉即曰：「既如此，我中國人應坐中國飛機回去，祈設法請中國政府派一架中國飛機，我現擬一電報請即代拍發。」當時近衛文磨特自東京趕來京都，訪晤陳氏，一面之後，中國飛機已經抵達米子機場，陳氏一行於十月二日早九時即起飛，惟陳妻李勵莊并未隨行，原來是爲萬一陳公博不測，可由其照料在港之八十歲老母與幼孩，故決定留下，生死別離之際，陳妻已哭至昏去。陳押解返國後被判叛國死罪。於蘇州監獄刑場伏法。

記粵劇伶王薛覺先

薛覺先在粵劇以文武生角色享譽二三十年，有粵劇伶王之稱。京劇以鬚生青衣爲重，粵劇則以文武生花旦爲主，薛覺先唱做念打，件件俱精。且唱工推陳出新，自成腔派，人譽之爲萬能老倌。

據說，薛本書香子弟，其父恩普，是位秀才，遊幕四方，民國初年，在香港教學爲生，粵伶肖麗章、蛇公禮，均曾隸門下，薛覺先隨父在香港讀書，亦曾在聖保羅英文書院肄業一時，以對戲劇有濃厚興趣，其父又有如許名伶從遊，因棄學習藝，正式拜新少華爲師。

薛順德龍江人，初名平海，學戲時與廣東名畫人鄧芬認識，鄧以平海之名無藝術意味，勸其



溺私味公參加汪偽組織勝利後逃亡日本被引渡回國就刑之陳公博。

改為平愷，後又改為覺先。

在粵劇梨園中，薛為一幸運兒，照梨園規矩，伶工之出身成名，不知須經幾許艱苦歲月，薛則不然，出道未幾，即出人頭地，此因師傅新少華提拔之功，亦薛才華橫溢所致。

薛初隸環球樂為二三幫文武生，該戲班正印小武為朱次伯，花旦為新丁香耀，朱次伯一寶玉哭靈一齣甚獲好評。以前戲班，大凡大老倌演戲，常先由次角瓜代，至後來重頭戲，始親自出場演唱，薛即常做朱次伯次角出場，一夕，朱以他事未獲登台，由薛演至終場，觀眾竟對其大加欣賞，叫座不下於朱次伯，後朱為人暗殺斃命，環球樂班即以薛升任為正印文武生。

薛演唱造詣頗峯狀態時，自組覺先聲戲班，其時另一伶人馬師曾亦聲名甚振，與薛分庭抗禮，各擅勝場，惟馬唱腔粗俚終遜薛之溫文，薛迷較馬迷為多。

粵劇音樂，向用中國樂器，薛伶首倡革新，以梵啞鈴西樂拍和，一時名家尹自重等亦羅致班內。薛妻唐雪卿亦梨園名旦，真有夫唱婦隨之樂。抗戰時，廣州及香港淪陷，薛轉入抗戰內地，兵慌馬亂之際，劇務不振，薛夫婦生活自轉艱苦，勝利復員薛再返香島，擬重振聲威，惟不知何故，啞啞神呆，與前判若兩人，已無復當年輝采，聲名一落千丈，及粵省淪匪，薛竟返大陸演唱，據言其妻唐雪卿已死，與一護士張小姐續婚云。

阮玲玉與唐季珊

早期粵籍電影明星阮玲玉以情自殺，當年轟

動一時。其悱惻哀艷故事至今猶有人津津樂道者。阮以綺年華盛名，雖非絕色，而娟楚可人，男士鶴之者衆。阮微時委身世家子張達民，得其護助。及譽起，周旋紳商間，為滬上茶商巨子唐季珊所獵，唐風流而多金，瀟灑揮霍，阮無以拒，遂與張化離而致唐張爭訟，報章喧騰，輿論終以阮背舊從新為虧德，人言可畏，以終隙末，終致自盡謝世，玉殞香消。據當時上海一小報言：張唐涉訟之日，法庭傳訊有期，阮以主角須出庭受訊，有一卜者，測字至靈驗，開庭之前日，阮之親友某君往測字以下庭訊結果如何。初拈一「禾」字。曰：「禾字無口，不能和也」。繼又拈一「尹字」，卜者大驚，曰：「伊人不見，再加分析，非一尸為何！」翌日阮果以自殺聞。

唐經此變，痛悼殊深，以昂價購銅棺為殮。出殯之日，行列長達十里，男女影迷執紼途為之塞。阮死時為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八日，適為婦女節日，距今忽忽逾四十年矣。香骨成灰，墓草早宿，而唐郎季珊尚健在人間。唐以滬地淪匪後，愛國猶不後人，間關隨政府播遷來台，台地亦盛產茶，唐以資深遂操故業，初時頗有發展，商場仍佔地位，而風流自賞，仍留連歌台酒家無虛夕。唐豪於飲，每宴能盡白蘭地一瓶，酒酣耳熱之餘，人有提及阮伶往事者，輒失聲痛哭，老淚縱橫。曩事逾四十年而不忘情如此，蓋亦內疚深也。唐有一女，孀紐約中國銀行分行總經理某君。女事父孝，常自美寄款來台接濟老父。唐在台輟居久，忽於五十二年與羅隆基前同居之西南聯大才女校花結婚，未逾年而勃谿時起，其寓在北

投，適與馬資政星老為隣，每夫婦爭吵罵罵，星老伉儷輒作和事老，月凡若干次，星老為人言如此，卒亦化離而散，唐已屆耄齡，景況大不如前，在台茶商尚尊敬之，迎聘為同業公會顧問，月薪奉薪，藉以溫飽，亦可謂暮年蕭索矣。

梁啓超幼有神童之譽

任公於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生於新會縣茶坑村，鄉中有山曰龍子山，故其鄉名龍子鄉，據新會縣志記載，其鄉濱海僻處，并非文風夙著之地，人多以農耕為業。任公祖父名維新，由農漸成地主，在鄉稱富有，因而慕義功名，棄耕就學。任公之父名寶瑛，字蓮澗。一心專意於舉子業，惟屢贖科場，中年未博一衿。

據任公三十自述一文中記載，其父蓮澗公以科場失敗，絕意進取，在鄉設教，任公亦隨讀塾中，督課甚嚴，蓋望子成龍，以補己憾也。任公居長，有弟三人，二弟啓勳字仲策，後在萬木草堂同受業於南海先生。三弟五歲即夭殤，四弟名啓業，母趙太夫人亦書香世家，乃祖為舉人。任公述其母對其管教尤嚴。曾有一次任公說謊，母盛怒鞭撻十數云：犯過說謊，自欺欺人，與竊盜之罪無異，萬惡皆由是起。且欺人終必為人所知，則無人信之。既無人信，何以立足終必成爲乞丐矣。任公常記母訓此言，終生不忘。

任公十歲時，初應童子試。由鄉赴穗，水程三數日，赴試者多結伴而行，時同舟多父執輩，舟中共飯時，一人指盤中鹹魚為題，命任公咏之，應聲曰：「太公垂釣後。膠鬲舉鹹初。」滿座

驚訝，譽之爲神童。此事爲其弟仲策「曼殊室戊辰筆記」所言如此。

梁任公台灣之遊

梁任公於辛亥年三月至四月間，曾來台灣一遊，其詩集有與台紳林獻堂等酬和之作。其基隆乘船離台時，還做了一首詞浣紗溪，題爲台灣歸舟晚望曰：

「老地荒天問古哀，海門落日浪崖鬼。憑舷切莫首重回，費淚山河和夢遠，彫爭風雨挾愁來，不成拋却又徘徊。」

任公之遊台，緣於林獻堂之邀約，一九〇七年，任公亡命日本時，與林獻堂結識，而獻堂與其侄幼春，對任公之道德文章，久已欽崇居常以有機拜識任公爲樂。是年林獻堂適赴東京，歸途經奈良適與任公同寓一旅社，遂獲識荆。謁晤之下，請益良多，時台灣在日本統治下，台胞處境困苦，任公語以自處之道，獻堂請任公來台一遊，并請由日本政要函介爲宜，蓋日人最忌台胞與祖國人士交往也。任公領之。任公由神戶啓程來台，初抵基隆港，湯覺頓與任公長女公子令嫻隨行。舟抵基隆，日警吏盤詰甚苛，幸事先取得東京日本政要介紹函，否則將不能上岸。林獻堂連雅堂等，時已在岸迎候，是夜投宿於日之丸旅館，（即今公園路新生旅社）台灣文化界甚表熱烈歡迎。任公在台北逗留五日，酬應至爲忙碌。文化界在東齋芳樓爲其開一大歡迎會，任公即席致詞，約一小時，林獻堂致歡迎詞，以日人偵探特務滿佈樓外，言不盡意。任公賦詩四首，錄其

二如下：

「側身天地遠無歸，王粲生涯似落暉。花鳥向人成脈脈，海雲終古自飛飛。尊前相見難啼笑，華表歸來有是非。萬死一詢諸父老。豈緣漢節始沾衣。」

「憶附公車昔上書，罪言猶及徙薪初。珠崖一擲誰當惜，精衛千年願總虛。曹社兔謀成永歎，楚人天授欲何如。最憐有限哀時泊，更灑昆明劫火餘。」

時台灣割治十七年，任公亦適逃海外多載，與遺民共敘台鯤，傷心人同茲懷抱，沉哀鬱憤之情可見。

台北五日後，由林獻堂連雅堂陪赴台中，出席樸社詩人之歡迎會，下榻霧峯萊園五桂樓，日與台中諸父老講學論文，詩酒酬唱，至爲愉快。在霧峯一住多日，得接康南海電報，促其返日，遂於四月初由基隆乘船離台，計在台盤桓歷兩週，此行對台灣文化界及民族運動均有影響，任公會勸林獻堂不可以文人終身，後來台胞民族運動之興起，不可謂無激勵之功也。

陳顯菴文采風流

陳融，字協之，號顯菴，原籍江蘇，寄籍廣東番禺。其父爲清末督署名幕，顯菴生於民前三十六年光緒丙子，少時肄業菊坡精舍，攻詞章之學。年十九，入邑庠，爲長沙張野秋尚書所選拔，民前八年，粵省選派赴日留學生，顯菴與胡展堂、毅生昆仲及古應芬、汪精衛、葉夏聲同赴日

習政法之學，在日加入同盟會，民國後，歷任廣東法政及警校校長，審判廳長、司法廳長、省長公署秘書長，國府在南京成立，行政院長譚延闓聘爲政務處長，西南開府，任政委會委員兼秘書長。

顯菴與展堂同志同盟，交相莫逆。且爲展堂內兄，爲人淡泊寡言，文采雍容，築室越秀山南曰顯園，佔地頗廣，花木清幽，日與詩人騷客詩酒酬和。又喜接待賓客，座客常滿，冒鶴亭、陳石遺諸老南來均曾作顯園嘉賓，展堂固經常以顯園爲公餘退食之所。顯菴精詩、善書、金石篆刻、圍棋歌曲無不擅。陳廚有女僕六姐擅烹調，其繼室王夫人善主中饋，顯園往往餘興消夜，午夜始散。抗戰時顯菴避地越南，復員後重返廣州，雖顯園曾經兵燹，已無復當年景色，而主人好客如昔，耆宿重來，詩酒不輟，葉遐菴、張漢三、商衍鑾、桂南屏諸老固常相雅敘也。顯菴曾費四十餘年之精力成一鉅著曰：「讀嶺南人詩絕句」，搜集自漢代以來迄至民國中日戰後廣東詩人，總二千餘人，各賦絕句計二千六百餘首，并附詩人小傳作品及諸家評語。此書不啻爲「廣東詩徵」，與吳玉臣「廣東文徵」足以媲美。顯菴於民國四十四在澳門病逝，「讀嶺南人詩絕句」，由親友門人等籌款在港印成一千冊，以廣流傳。又先生詩集名「黃梅花書屋詩稿」印行於民國三十七年。胡毅生書畫。葉遐菴作序。序文云：「顯園之詩，清剛深切，與后山簡齋爲近。可謂能繼其緒，主持風會，非顯園莫屬。嶺南騷壇，源流斯遠，顯園起而振之，一章一句，若與山

川運會爭其光顯。」顯菴於詞，亦時有佳閱，惟所作頗少，其門人余少颺輯「近代粵詞蒐逸」，曾搜錄其遺作多首。少颺隨侍顯菴日久，師承有自，詩詞俱精，本文資料亦採自少颺專文，信不貲。

蕉嶺革命報人張自銘

蕉嶺張自銘，一生盡瘁革命，忠黨愛國。旅居印尼巴城甚久。為巴城天聲日報副社長兼編輯多年，宣揚主義，如暮鼓晨鐘。民卅一年二月日

祖國的召喚又一章

富國島三萬健兒絕食記

陳冠南

本誌第二十卷第四期謝應芬將軍撰留越國軍絕食抗法記，追憶往事，讀來令人深切感動。謝將軍所記僅係金蘭灣營區官兵絕食爭自由。筆者謹將當年在富國島營區，參與三萬人集體絕食的實況，紀述出來，作一補遺。

民國三十八年底，共匪瘋狂作亂，大陸錦繡河山陷入鐵幕。黃杰將軍率領三萬健兒，與共匪作戰，達成任務後，被迫退入越南。

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當我們尚未進入越境之前，曾經先與法國駐在越南的邊防軍司令簽訂「假道入越轉運台灣」的協定。（越南當時在保大王執政時期），國軍全部繳械進入越境後，匪偽國務總理周恩來向法方廣播，譴責越南法軍容許國軍入境，要法國負起戰爭後果責任。法國僑於共匪的恫嚇，將進入越境的國軍全部軟禁。三萬多將士被集中富國島上，大家唯一的願望，只是恢復自由，早日回到自由祖國。但是二年

軍陷爪哇，天聲報立遭封閉，與忠貞僑領同被捕入集中營，備嘗幽囚痛楚而意志彌堅，囚禁兩年，在集中營中常吟詠自遣，每多佳句，如「驚看髮向愁中白，敢認心經劫後丹」。「民心豈願供奴役，物力偏嗟喪虜塵」。「忍死堅持蘇武節，復仇終反魯陽戈」。迨聯軍攻克南洋各據點，自銘喜形於色，賦詩紀實云：「石破天驚論戰爭，妖氛今已近澄清。衣裳首會三藩市，萬國來同策太平」。小病答親友慰問云：「曾從虎口脫餘生

。乍染沈疴幸復亨。生計死歸何足計。願留微命看收京」。自銘集獄中所作詩一卷名「深室詩存」，易君左撰「華僑詩話」內有南冠集作者上中下三篇，自銘與焉。自銘恂恂儒者，辭藻富瞻。抗戰時筆者奉派在天聲報任總主筆，與其日夕相共，酒茗論文。巴城淪陷前夕，予冒險乘船逃出印尼，自銘不能行，離別之際，相視泫然。及自銘四十七歸國來台，逾年即病逝。遺著有「蕉嶺先達詩話」「客族文獻碎全」各一卷。

時間過去了，情況依然。每個人都感到不能再容忍，再等待。於是大家採取一項強硬抗議的行動，三萬人集體絕食爭自由。

集體絕食事前曾一致決定選擇在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耶誕節日，當人們正歡渡耶誕佳節時，讓自由世界每一角落都知道：在法國人統治的殖民地，有三萬多人為失去自由而忍痛絕食；這一悲劇對民主自由的法蘭西共和國是一有力的諷刺。

筆者當時在陽東營區（富國島國軍駐地分為陽東與吟吟二營區），為第一管訓處，吟吟營區為第二管訓處，金蘭灣營區為第三管訓處。早上八時，全營區官兵卷席、義民，全部集中在飛機場，舉行絕食宣誓大會。儀式簡單隆重，典禮完畢後，各自回到營舍，默默無言地開始絕食。有一部份官兵情緒十分激動，認為沒有示威行動，法國人不會領悟絕食抗議的意義。於是化悲憤為力

量，一聲吼叫，大夥兒衝進了法軍營房附近，高呼口號，發出要自由的怒吼。守衛營房的法軍，恐懼發生衝突，一個個躲避在營房裏不敢出外。廳集在法軍營房附近的示威羣衆，一陣陣地吶喊騷動，情況十分緊張。

在異國土地上，呼吸不到自由空氣，精神是够苦悶的。失去了自由的人，才知自由的可貴。示威羣衆，將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在法軍營房門前的旗桿上冉冉升起。國旗代表我中華泱泱大國，羣衆看到自己國家的國旗在異國天空飄揚，全體肅立致敬，騷動緊張的場面，頓時寂靜下來，熱淚奪眶而下。

經過絕食示威行動後，法國人始知中華男兒精神之不可侮，深懼引起嚴重後果；於是請求復食，答允改善待遇，接受解除軟禁，考慮遣回台灣的問題，這一震驚世界，三萬人集體絕食的行動，至此獲得了很大的成功。